

大學排名陷入危機，學生在乎嗎？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對於《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大學排名來說，這是一個漫長而黑暗的冬天。2022年11月，耶魯大學法學院宣布將停止與其年度評估合作，導致其他頂級法學院和醫學院以及一些只有大學部的院校也紛紛宣布類似聲明。名單的批評者表示，這個趨勢顯示排名弊大於利，鼓勵學校讓更多已經享有特權的人進入——他們的考試成績和支付能力可能有助於提高學校的排名——而不是努力為廣泛的群體服務社會。

騷亂在上周繼續，該雜誌決定推遲發布其最佳研究生院名單，因為它收到了「來自學校的空前數量的詢問」，這些學校可以在發布之前看到他們的排名。

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與大學領導之間的口水戰中，一組聲音有可能不被聽見：聲稱排名是在服務學生的聲音。新批評的浪潮是否波及到選擇大學的學生？他們到底是如何使用大學排名呢？

《紀事報》採訪了十幾名學生，其中部分學生是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利堅大學和華盛頓大學博塞爾分校的大學旅行中發現的。學生們描述了排名在他們上大學的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有的話）。幾乎沒有學生聽說過最近對大學排名的抗議，但他們從學校輔導員或他們生活中的其他人那裡得到了這樣的信息，即個人「適性」應該勝過排名。很少有人說他們依靠排名來做出決定，他們認為排名是有缺陷的工具。

儘管如此，排名的影響還是顯而易見的。幾個學生說，即使他們不關心排名，他們也有關心排名的朋友。一些人還表示，雖然他們忽略了大學的整體排名，但他們會尋找有關排名靠前的學校的資訊，了解他們想主修的專業，一些學校輔導員表示他們鼓勵這種做法。

學生們對學校輔導員和周圍其他聲音的信任，以及他們對學系排名的持續使用，表明他們仍然想要一個品質的仲裁者——感覺比靠自己搞清楚而言更客觀、更專業的東西。排名雖然令人擔憂，但可以滿足要求。

2023 年春天，妮米莎·塔庫爾（Nimisha Thakur）和她的母親一起參觀了位於博塞爾的華盛頓大學。校園距離位於華盛頓州薩馬米甚郊區的這位 11 年級學生的公立高中有半小時車程。她並不太在意排名，她說：「更重要的是，我在那裡會快樂嗎？我覺得喜歡它適合我嗎？」她就讀於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的姐姐曾這樣勸告她，告訴她排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使用你的大學經驗。

塔庫爾的母親同意了。這家人來自印度，因此她在臉書上的家長小組中尋求如何幫助她的孩子通過美國申請程序的指導。小組成員告訴她，每個孩子都有一所大學，她發現這是一種解脫。「否則，競爭太激烈了，」她說。

幾乎所有《紀事報》的受訪者都談到了在排名之外更深入地了解大學的特徵。「一所學校不僅僅是它的排名」來自南卡羅來納州參訪美利堅大學的 11 年級學生莎莉·凱里（Sally Carey）說。

學校輔導員會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多年來，他們一直致力於減少大學排名對學生和家庭的影響。

「許多輔導員真的在努力拉開排名的帷幕解釋排名並沒有以學生和家長認為的方式比較他們所關心的部分，」獨立學校的大學輔導員協會執行董事埃米·哈沃德（Emmy Harward）說。「人們正試圖擺脫排名，試圖讓學生看一些更個性化和質性的東西，而不是量化的東西。」

然而，並非所有輔導員都樂於看到排名完全消失。公立和私立學校的一些輔導員報告說，他們仍然使用《美國新聞》和其他名單作為幫助學生決定申請學校的出發點。理查德·坦奇（Richard Tench）是西維吉尼亞州聖奧爾本斯（Saint Albans）公立高中的輔導員，該校大約 60% 的學生屬於低收入家庭，56% 的學生畢業後直接進入兩年制或四年制大學。

對於大約一半計畫就讀四年制大學的學生，坦奇建議使用排名列表來查看大學的學生保留率和畢業率，這些訊息列在排名機構發布的機構簡介頁面上，以及學生考慮主修的領域的大學排名。他說這些名單可以幫助學生拓寬視野，同時確保他們仍在尋找畢業成績不錯的機構。「我不希望他們去他們朋友去的地方，或者他們父母去的地方，僅僅因為是朋友或父母就讀的學校，」坦奇說。

然而，一些學生不僅僅將排名作為出發點。在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中，表示國家級雜誌排名對他們最終選擇大學「非常重要」的一年級大學生的比例在近 10 年內徘徊在略低於 20% 的比率。

凱薩琳·余 (Katherine Yu) 是印第安納州卡梅爾高中的一名高年級學生，她經常光顧 Reddit 的申請大學論壇，那裡的帖子往往以聲望為導向。用戶經常討論美國新聞和其他排名，並使用充斥著頂級大學首字母縮略詞的行話，如 HYP SM (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麻省理工) 和 WASP (威廉姆斯、阿默斯特、斯沃斯莫爾、波莫納)。

余申請了 37 所大學。「我照著排名申請，」她說。「我申請了幾乎所有前 20 名的大學。」

除了《美國新聞》排名前 20 的全國性大學，她還在 QuestBridge 這個低收入學生申請選擇性院校的平台，把申請資料寄給了任何不需要太多額外申請資料或程序的大學。在余看來，她被哪裡錄取是她父母向外吹噓的一大亮點，但他們對於申請大學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他們在中國上過大學，對美國上大學的流程幾乎沒有經驗。

《美國新聞》的領導者一直捍衛該排名作為學生獨立數據的重要來源。在此前接受《紀事報》採訪時，《美國新聞》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格特勒 (Eric J. Gertler) 表示，該企業的使命是「幫助學生能夠獲得最好、最準確的訊息」。

在很多方面，大學排名都是為像余這樣的學生制定的。它們出現在美國大學入學率飆升的時候。從 1950 年到 1987 年，當《美國新聞》出版了第一本獨立的美國最佳大學指南時，美國年輕人進入大學的比例增加了兩倍多，從 14% 增加到 47%。這些學生，其中許多是他們家庭中第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幫助創造了一種評估和選擇大學的簡便方法的需求。

余自己決定了她的策略—靠自己根據美國新聞的名單大量申請—她希望進入一個她的親戚會認可的名牌機構。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大學裡想要什麼：「我覺得各大學之間學術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她申請上了康乃爾大學和威廉姆斯學院，並計畫根據「氛圍」來決定就讀哪裡，她會在參觀校園時進行判斷。

和 Yu 一樣，莉迪亞·沃聶（Lidia Workneh）在幾乎沒有父母幫助的情況下完成了大學申請。她的父親住在衣索比亞，在那裡讀了四年制大學，這就是她的父母接觸高等教育的經驗。

沃聶曾經想成為一名神經外科醫生，直到她參加了寫程式的女孩（Girls Who Code）暑期活動，這讓她轉向了資工。她被華盛頓州西部的幾所公立和私立大學錄取，然後查詢了他們的資工排名，淘汰了兩所排名較低的大學。她不記得她使用的排名的名稱，但她通過谷歌搜索找到了幾個，並說它們並不總是一致。

最常談論使用排名的學生往往自己承擔了更多的申請過程，而父母和輔導員的投入較少。與此同時，就讀於宣揚其特點為從旁協助學生決定申請大學的私立高中的學生所談的是適合度而不是排名。

這些學生中的一些人可能比他們表現得更關心排名，或者他們的父母可能比他們更關心。哈沃德說：「可能有些家庭足夠精明，知道輔導員討厭[排名]，他們不應該關注像排名這樣顯得膚淺的東西。所以這對他們來說可能很重要，但他們可能會找到其他方式來表明一種學校類型的重要性，而無需提及排名。」哈沃德說，父母可能會走進輔導員辦公室，說他們的孩子想要「接受挑戰」或「與其他聰明的學生在一起」，然而孩子早已無法完成大學預科課程的作業。

對於更多靠自己的學生而言，排名可能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畢竟，當您將「華盛頓州最好的大學」輸入搜索引擎時會發生什麼？你得到排名。

並不是說那些學生完全天真。余最近查閱了不同的排名方法，驚訝地發現《美國新聞》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發送給大學領導者的聲譽調查。這些調查人員是如何決定一所大學優於另一所大學的？她想知道。聲望到底是什麼？這不是一個結果。此外，余似乎也擔心結果。

「就像，頂尖大學有最好的學生。當然，他們的成績會比普通大學好，」她說。您如何在排名中考慮這種優勢？她不確定。

撰稿人 / 譯稿人：Francie Diep/ Eileen Tsai

資料來源：2023 年 4 月 24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college-rankings-are-in-trouble-do-their-users-care>